

中国私家藏书
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女仙外史

上

[清]吕熊 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藏

書

中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女仙外史 (上)

〔清〕吕熊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 / 耒阳, 张银堂主编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1. 1

本书包括《粉妆楼》《红风传》《新民公案》《九命奇冤》等 48 部。

ISBN 7-5385-1824-X

I. 中... II. ①耒...②张... III. 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 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229 号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女仙外史(上) (清) 吕熊 著

出 版 者 ⊙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⊙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电 话 ⊙ 0431-5640624

印 刷 ⊙ 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⊙ 32(880×1230 毫米)

印 张 ⊙ 12.375

主 编 ⊙ 耒 阳 张银堂

责任编辑 ⊙ 安春海

封面设计 ⊙ 龙震海

版式设计 ⊙ 王咏梅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1824-X/T·350

全套定价:486.00 元 本册定价:18.00 元

第一回 西王母瑶池开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

女仙,唐赛儿也,说是月殿嫦娥降世。当燕王兵下南都之日,赛儿起义勤王,尊奉建文皇帝位号二十余年。而今叙他的事,有关别正史,故曰《女仙外史》。请问:安见得赛儿是嫦娥降世?劈头这句话,似乎太悬虚了。看书者不信,待老夫先说个极有考据的引子起来。

宋朝真宗皇帝,因艰于嗣胤,建造昭灵宫祈子。诚恪上天。玉帝问仙真列宿:“谁肯下界为大宋太平天子?”两班中绝无应者,止有赤脚大仙微笑。上帝曰:“笑者未免有情。”遂命大仙降世。诞生之后,号哭不止,御医无方可疗。忽宫门有一老道人,自言能治太子啼哭,真宗召令看视。道人抚摩太子之顶曰:“莫叫莫叫,何似当年莫笑。文有文曲,武有武曲,休哭休哭。”太子就不啼哭。是为仁宗皇帝。此道人乃是长庚星,说是文曲是文彦博,武曲是狄青,皆辅佐仁宗致治之将相。要知成仙成佛者,总属无情。赤脚大仙一笑,便是情缘,少不得要下界去的。然而此情又种种不同。或因乎喜,或因乎忿,或因乎恩爱仇怨,各随其所因,便要做出许多事来。试看古来英雄豪杰、忠臣烈士,如伍员之兴吴覆楚,子房之为韩报仇,关神武之讨赋伐曹,张睢阳之起兵拒寇,郭汾阳之再造唐室,岳少保之誓迎二帝,文丞相之建义勤王,没而为神圣者,史册所载,不可枚举。即就建文逊国之后,诸臣殉难,有金都御史景清,假为曲从,收藏利刃,欲刺永乐。钦天监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,其色赫,而

景公适著衣，岂非明验？东坡先生云：“其生也有自来，其死也有所为。故申吕自岳降，传说为箕尾。”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。至于女子，亦有同然。如柴绍之妻，统娘子军而起义；朱序之母，筑夫人城而拒敌；李穀之女，自领宁州印而大破苓夷。至若高凉之洗夫人为嫫星，辽之萧太后是婺宿，唐之则天皇帝是大罗天女，亦皆传记所载，夫岂诞妄者哉？

而今话归正传。按道书云：天上有一位万劫不坏的金仙，圣号称做王母，居于瑶池。池在东天之西偏，亦名曰西池，王母亦名曰西母。天上各有境界，东天是道祖三清及群仙所居，西天是如天佛祖及诸菩萨、阿罗汉所止，北天是玄武大帝暨众神将治焉。昊天上帝之宫阙，则在中央而统辖南天。南天虽有南极老人与南斗星官，要皆在上帝统辖之内。上帝好生，故居中而治南，有长养万物之义。玄帝统雷霆神将，以肃杀为主，故居于北。佛宗寂灭无生，故以西方为极乐。道家以一炁长生为主，是以占于东方，取气始生之义。王母所居珠楼贝阙，在瑶池之畔。此池非下界之水，乃是融成玉之精髓，溶溶漾漾，竟如酒浆一般。说话的错了，美玉入火则愈坚，决则如石之成灰矣，怎么融化得水来？噫，盖亦反其本而思之！美玉原是石髓所结，是以璞在石中。髓可结成玉，玉不可化为髓乎？蚌珠见月而化为津。凡物皆有相感之处，非寻常所能测识者。即如仙家之酒，名曰琼浆玉液，要皆琼瑶所化之髓，难道也是凡间麴米酿成的么？那瑶池之北，有三座大殿。中间一座名碧桃殿，东名青鸾，西名石麟。三殿皆因物命名。其碧桃树在西池之南，高八十寻有咫，俗所云蟠桃，万年一结子者，正对中间大殿。玲珑盘郁，势若虬龙，不但下界所无，即佛家之娑罗、广寒之丹桂与夫三岛之珠林琼树，亦迥乎不同。这是何故？只为他有瑶水浸润，故其枝叶花葩皆带玉之精华，在仙树为独冠。所结蟠桃，食一枚寿与天齐，若是三枚，能超万劫。西母于桃熟之日开宴，止请佛菩萨、道祖天尊与上帝及诸大仙真。其余一切仙官仙吏、海岛洞府散仙、斗牛宫二十八宿，总不得与。是以岁星东方朔，每至窃食。

今此一度，碧桃繁盛，倍于从前，凡散仙列宿，亦多邀请，为万

劫以来第一盛会。其时佛祖、仙真，次第咸集，唯上帝后至。遥见銮驾雍容，御的是绿琼辇，张的是紫云盖，星幢前导，羽葆后拥，众仙皆俯伏远迎。上帝先与如来、诸佛祖、三清道祖稽首而言曰：“元运告终，民生应罹兵劫三回。已命娄金宿下界，勘平祸乱，今又命天狼星下界。计民生应遭杀戮者五百余万。朕检阅册籍，凡人有一事一念之善者，悉与特宥。”如来合掌云：“善哉善哉，帝德之好生也。”西王母遂请入座。向南正中释迦如来，左是过去诸佛，右是未来诸佛，前是三清道祖，东西向皆诸大菩萨。东间上帝南向；左坐昭位，第一玄武大帝，以下皆诸天尊；右坐穆位，青华帝君第一，以下皆诸大真人。西间南向独坐是南海大士；北向两座，左为斗姥天尊，右为九天玄女。东向首座鬼母天尊，西向首座天孙织女，余为太微左夫人、九华安妃、昭灵夫人、观香夫人、月殿嫦娥、魏元君、许飞琼、段安香、何仙姑、麻姑、樊夫人、王太真、阮灵华、周琼英、鲍道姑、吴彩鸾、云英等女仙真。西王母陪席。其蟠桃每人一颗，上帝、三清、佛祖各两颗，唯释迦如来是三。佐以交梨红枣，雪藕冰桃。酒则琼浆玉液，丹则绛雪玄霜。如来手举蟠桃而设偈曰：

桃有万年子，人无百岁春。

可怜虚宝筏，若个渡迷津？

然后剖食。迦叶在侧垂涎，阿难睨而笑之，如来即以一桃与迦叶，一桃与阿难。道祖老君亦以一枚与金银二童子分食。时南极老人跨来之鹤，舒翼旋舞，延颈徐鸣，如中音节。而鹿亦跳跃呦呦，俯首伏地，若乞怜状。南极笑曰：“你这两个畜生，也想要吃这样的好东西。”因以指爪各掐一片与之。大士见善财童子在一旁注视，亦授以一枚。善财曰：“菩萨想是年老健忘了。我在西天路上做大王要吃唐僧，那时菩萨抛下个箍儿，将我两手合住，再不得开，如何来接桃子？”大士向着众女仙道：“这个孩子虽是牛种，到也聪明。只是他学好之心却还未定，是以至今箍住他双手。”众女仙皆各称善，大士将手一指，善财两手分开，接去桃子。吃毕，仍旧合拢了。有

嫦娥左右二仙女，一名素英，一名寒簧，是最亲近的。嫦娥以蟠桃分作三分，以二小分与二仙女，一大分自尝。

王母见了，便问侍女董双成、谢长珠：“还剩下蟠桃多少？”董仙女就知要与嫦娥，因答云：“往年结得少，到剩二十余枚；今岁结得多，反剩得十一颗。”王母云：“这丫鬟吝啬！可取一个来，余十枚留与你们分吃罢。”董仙女历检一枚送到，王母随递与嫦娥道：“嫦娥，今将远别，分外申敬一枚。”嫦娥不知所谓，只道是筵散分别的话，欠身谢道：“佛祖、道祖止有二颗，小仙何德敢承？”坚辞不受。斗战胜佛大言曰：“谁谓仙家无情？以我看来，比凡人还胜。请看王母剩下蟠桃，独与嫦娥，若说不是有情，因何不多送我一颗？”如来曰：“王母送与嫦娥，礼也，非情也。犹如下界饯行一般。悟空你已成佛，何犹似旧日粗卤？”老君云：“前次蟠桃会，他一人偷食许多，今止一个，岂能遂意？怪不得他要争了。”斗战胜佛笑曰：“我这个成佛，犹之乎盗贼做了官，今日撞着了对头。”合座皆笑。王母与众仙亦各微笑。只有嫦娥，又闻如来饯行之言，与王母远别二字，适相吻合，心下十分疑惑，全无笑容。大士曰：“这颗蟠桃，王母是该送的，嫦娥是该受的，不须推辞。”嫦娥只得勉强受了，便稽首大士前曰：“小仙常愿皈依如来，因自爱其发，不肯遽剃，深以为惭。今愿皈依大士，恳求指示未来。”大士曰：“要知未来，先明既往，你自省之。”嫦娥愈不能知其故，复又稽首恳请，大士乃微露其端曰：“嫦娥不记得奔月时乎？那时王母娘娘以丹药赐与有穷国君后羿。尔时为国妃，窃啖其丹，因得飞身入月。独是后羿情缘未尽，恐将来数到，不能不为了局。”嫦娥默然半晌曰：“我闻缘从情发，情亦从缘发，若一心不动，情缘两灭。小仙在月宫清修数千年，情缘亦已扫除，不知从何而发？”大士曰：“缘有二种：好缘曰情，恶缘曰孽。情缘，如铁与磁石遇则必合，不但人不能强之不合，即天亦不能使之不合也。孽缘，如铁之与火石，遇则必有激而合者，孽之谓也。是则凡人多溺于其内，而仙则能超乎其外者也。嫦娥请记斯言，后当有验。”如来曰：“善哉，大士之论姻缘也！”遂向王母合掌谢宴。

诸菩萨、众仙真各随如来谢毕，先送道祖、佛祖、上帝起行，然

后次第稽首而散。唯嫦娥犹向西母依依不舍,再叩未来之事。西母因示之曰:“未来须似现在,慎勿忘却今日之会。”嫦娥载拜祇受,方骖素鸾,驾彩云,引二仙女冉冉归向广寒阙下。猛见侧首突出一人,径来抢抱嫦娥。那素鸾是神鸟,知道有人行凶,从刺斜里侧翅飞退。此人却与二仙女撞个满怀,好汉仗也!但见他:

头戴星冠,灿烂晃瑶台明月;身披鹤氅,飘逸动绛阙香风。两道剑眉浓似墨,斜飞插鬓;一双鸛眼明于电,直射侵人。膀阔腰细,浑身有千百斤膂力;尘尾跋胡,行动有三四回顾盼。原来是斗牛宫赫赫天狼星,不分做大明国岩岩新帝主。只因好色爱嫦娥,故此潜身来月殿。

嫦娥远远望去,认是天狼星,知道他心怀不良。又恐他竟行凶莽起来,抵敌不住,要用个礼来服他。时二仙女吃了惊,已飞身到素鸾之侧。嫦娥授之以意,二仙女乃款款向前,敛素袂、启朱唇道:“太阴宫仙主拜上星官:适从蟠桃会上,闻星官奉敕为大明太平天子,尚未称贺,已抱惶悚。今驾枉临,又失祇迎,谅星官圣德渊深,不加呵责。倘有明谕,当于翌晨拥帚候驾。天令森严,不宜静夜交接,伏惟见谅。”天狼见说到理路,不使用强,遂向二仙女深深作揖道:“我奉上帝敕旨,令午刻下界。今已迟了四个时辰,岂能延至明日?烦仙女上达嫦娥:我应做三十四年太平天子,少个称心的皇后。我今夜就要与嫦娥成亲,一齐下界,二位仙娥,也做个东西二宫,岂不快活?何苦在广寒宫冷冰冰的所在守寡呢!”嫦娥听见,不觉大怒,骂道:“泼怪物!上帝洪恩,敕你下界做天子。乃敢潜入月宫,调谗金仙,有干天律!我即奏明上帝,决斩尔首,悬之阙下。”天狼星又陪笑道:“嫦娥,你当时为有穷国后,不过诸侯之妃。我今是大一统天子,请你为后,也不辱没了。就同去见上帝,婚姻大礼,有何行不得呢?”嫦娥愈加恼怒,厉声毒骂。天狼料道善求不来,便推开二仙女,飞步来抢嫦娥。嫦娥心慌,遂弃了素鸾,化道金光,飞入织女宫中。那织女是天帝之孙女,天狼星如何敢去?恐他启奏金

阙，弄出事来，即掣身竟出南天门。守门神将，已是知道奉敕的，放他下界，到洪武宫中投胎去了。

且说织女正在水殿上凭栏静坐，看这银河，似波非波，似浪非浪，一派晶莹滢漾，乃是西天素金之气，流注东南，或隐或现，随斗星而旋转，但能沉物，不能浮物的。《汉书》上所云张骞乘槎犯斗牛，又海上老人乘槎至天河，织女与支机石而返，岂不是荒唐之语？闲话休题。其时织女方欲回宫，见正东上一道金光，真向水殿飞来。起身看时，那金光敛聚，却是嫦娥，玉容含著微微的恚意。织女知有缘故，便请坐定，从容而问。嫦娥备述一遍。织女曰：“这厮直恁无礼！若赶到这边来，我教神将拿住，现其原形，拴在苑树上，与嫦娥消气。”嫦娥道：“他怎敢到这里？只怕下界去了。我如今劾他一疏，教他做这大明天子不成。”织女道：“事到其间，若不劾奏，嫦娥倒有不是，这是势不容己的。但据我看来，尔顶上三炷，动了嗔怒，已杂烟焰，免不得也要下界去走一遭。”嫦娥道：“这不是我过犯，怎该谪下？”织女道：“不是谪下，大约有个数在那里。”嫦娥道：“噫！我若下界，如何能再到月宫？还求天孙为我主持。”织女道：“我不能使尔不下界，或者下界之后，我烦个女仙真来指示迷途，仍返瑶台，便亦无妨。”嫦娥悲咽道：“不期西池上佛祖、大士、王母之言，应在顷刻！”

说话之间，素鸾与二仙女皆至。嫦娥随谢别了织女，回到蟾宫。问侍女辈：“天狼星来，可曾进我宫内？”有好些素女齐声回言道：“怎不进宫？还来调戏我等！直教玉兔儿将玉杵打出去，不知他还躲在阙下。”嫦娥道：“直恁无礼，怎饶得过？”随命素英草奏，片刻成就。嫦娥看毕，竟诣紫虚阙下，恭候早期。有顷，上帝御通明殿，见嫦娥持表，随班晋至丹陛，已知其故，令葛仙翁接上表文。略曰：

太阴广寒府三姮金仙臣妾唐姮，昧死顿首顿首，具奏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陛下：窃惟天律森严，首戒贪淫，仙府清虚，尤期贞静。臣姮昨随御驾西池宴归，不意天狼星从广寒飞出，竟抢妾身。

幸藉素鸾倒退，得脱毒手；寒簧抵住，扣问来因。天狼星大言，敕赐人间帝子，要取月里嫦娥。凶威凜凜，竟要逼赴阳台；煞气棱棱，辄欲拐奔尘世。而且于臣姮未归之先，直入蟾宫，闾闾遭其蹂躏；横行桂殿，侍女受其狼藉。此等劣恶星官，似难膺享帝福，必至杀害忠良，荼毒黎庶。即其已奉天书，尚敢故违钦限。藐天法于弁髦，狎仙规如儿戏。丧德败检，旷劫希闻。伏望陛下赐遣神将追还，按律处治，肃仙府之威仪，免人间之劫数。不独臣姮蒙不朽之恩，下民亦荷无疆之福矣。姮冒死谨具奏以闻。

帝命嫦娥至前，谕之曰：“汝奏请追还天狼，乃是常人之见，非仙真之语也。天狼之帝福，是他自己所积，非朕之所与。下民劫数，亦是众生自己造来，非朕所罚。朕乃是顺运数以行赏罚，非以赏罚而为运数也。天狼星即位之后，还有一大劫数，应汝掌主，并完夙生未了之事。若天狼星之应当受罚，自然在后，今还早着。”遂令传旨与送生仙女，于明日送嫦娥下界。

嫦娥大惊，含泪奏道：“帝旨敢不钦遵？独是一涉尘世情缘，便有孽债缠缚，迷乱心神，安能再返清真？臣姮哀恳圣恩，将上界最苦的差罚臣去做。即使历劫之久，亦所甘心。”俯伏不起。上帝曰：“汝不记大士之言乎？数在，朕不能拗也。但汝有此苦衷，足见清修道力。若向前途，还能不昧灵根，去来自如矣。”时二十四诸天中，闪出鬼子母天尊，启奏道：“嫦娥此番下界，看来为天狼星所害。臣心深为不平，愿去维持嫦娥也。”上帝道：“既动此念，便是数中有名人物。但时尚未至，不可轻言。”嫦娥到此地位，心已了了，遂前跪奏道：“臣妾谪下，已知数定。但掌生民劫运，易造杀孽。凡有应行事宜，恳求圣慈明海，俾臣妾得遵奉而行，庶史堕落。”帝乃敕诫曰：“汝去，有几件至正至大的事，是你所应做的。如天伦崩坏，汝须扶植；人心悖乱，汝须戡正，褒显忠节，诛殛叛佞。彰瘝均得其宜，便是有功无过。谨记朕言。”

嫦娥叩首谢恩而退。随向绛河阙下谒见织女，具述帝旨。织女道：“帝意极好，但将来功行，总在尔的方寸，须牢记着。瑶池会

上的女仙真，少不得有个来指导的。”嫦娥就将鬼母天尊愿去的话说了。织女道：“非也，他不过暂助神通尔。有一位葛仙卿的夫人鲍道姑，誓愿弘深，最肯度世。他在西池驾下。我当启奏金母，烦他下界来，始终教育，以成大道，不愁不返瑶台也。”

嫦娥再拜，谢了织女。回到月殿，与素女辈泣别。寒簧、素英皆愿随去，送生仙女止住道：“私去不得，要奉敕旨的。”二仙女牵衣痛哭，嫦娥亦不肯舍，乃作书一函，令去求天孙娘娘。又作两笺，启达西池王母、南海大士，不过敬谢教诲，并恳救度之意。方随送生仙女，下界投胎。正是天上神仙降，定在人间将相家。且看下回分说。

第二回 蒲台县嫦娥降世 林宦家后羿投胎

山东济南府蒲台县,有个孝廉,姓唐名夔,字尧举,是宋仁宗朝知谏院唐公讳介之后。介为殿中侍御之日,曾劾宰相文彦博制金丝灯笼进于宫掖以谋执政,即在帝前面诘彦博,因坐以毁谤大臣,黜为英州别驾。仁宗又爱公鯁直,恐致道死,命中使护侍以往。由是唐介直声振天下,称曰真御史。家本江陵,后裔流寓济上。至宋南渡,不睦事于金元,子孙多隐居海滨教授,是以代无显人。及明太祖开国,夔之父遵晦受辟为博士,夔亦得领乡荐。母陶氏早歿,继母性暴不慈,动辄有怒,夔必长跽请责。又且每事先意曲承,继母亦为之感化,由是亲党皆称为真孝子。父病,衣不解带四十余日,夜必焚香告天,愿以身代。父亡,继母亦逝,卜葬于太白山之阳,庐于墓侧者三年,然后回家。其平素立身有品,不取非义,不欺暗室。与市人交易,说价多少,即如数与之,人亦鲜有欺之者。曾操作员遗遍访失主不得,后知武定州人,已死于道,乃送还其子,邑之人又咸称为真孝廉。独是年过四十,尚无子嗣,因此功名心淡,不赴公车。

一日,谓其夫人黄氏曰: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今我将老,而尚无子,如之奈何?”夫人曰:“相公一生,上不愧天,下不愧人,祖宗有灵,必不至于无后。但恐妾身年纪多了,血气渐衰,有妨生育之道。几次劝相公取个偏房,执意不从。如今再迟不得了。”尧举道:“这是夫人的好处。但我看见一夫一妇,生育繁盛的极多;也有十

院名姝的竟无子息。若必有妾生子,则是贫人无力娶妾的,都该绝后了。况且取来之妾,不知其德性何如。若至以小欺大,你我到要受他的气。若仍不能生育,又将何处以处之?”夫人云:“相公若如此思前虑后,也是难事。妾闻得东门外有个九天玄女娘娘庙,庙内有送子娘娘,说是极灵显的。我夫妇可于每月朔日,烧香拜求子嗣,这可使得呢?”尧举道:“神明是有的,但是女神仙,我不便去,夫人自去罢。我到初一日,自赴上清观玉帝殿中焚香叩祝。不要说求子嗣,敬礼上帝也是该的。再在家庙神主之前,朝夕礼拜,求祖宗在天之灵,降赐嗣胤。就从明日为始。”于是尧举夫妇二人,每于朔前,虔诚斋戒三日,分头去烧香求子。

不觉的光阴荏苒,已及二载。于甲申年五月,黄夫人忽觉饮食咽酸,兀兀欲吐,像个有孕的光景。尧举即请医生诊视。医生脉理平常,摸棱不决,但说:“脉诀有云:受胎五个月,脉上方能显出。”尧举家旧有一老婢,名曰老梅,适送茶来,便应声曰:“若到五个月上,我也看得出,不消烦动先生了。”尧举道:“蠢东西,毋得胡言!”医生自觉没趣,茶毕起身,说:“送安胎药来罢!”不料怀至十月已足,绝无动静,黄夫人甚是忧疑。尧举宽慰道:“天地间过十个月生也是多的,且静以待之。”夫人曰:“逾期而生,恐是怪物。”尧举曰:“帝尧是十四个月生的,难道是怪物?”老梅接口道:“夫人若到十四个月上养的公子,一定也是皇帝了。”夫人道:“蠢丫头,该罚他一世没汉子。”老梅笑道:“我若有汉子,就要生出明珠来了。古人说得好:明珠产于老蚌哩。”尧举道:“夫人平素教他识字,又与他讲说些典故,记在心里,如今竟会诌文了。”夫人道:“这才是郑玄家的婢子。”

闲话休题。看看八月中秋,足足怀胎十五个月了。十四日夜间五更时分,黄夫人忽见一妇人,宛似庙内的送生娘娘,抱一孩子来送他。黄夫人双手接了,问:“是男是女?”娘娘道:“女儿赛过男儿。”陡然觉来,方知是梦。随述与尧举,详察道:“这梦兆分明是个女儿了。”黄夫人已觉身体有些不安,孝廉先着人去唤了收生的。直到酉刻,腹中作痛。俄而彩云绕户,异香盈室,隐隐闻半空中有笙箫鸾鹤之声,已产下盆中而不啼哭。尧举怪问道:“莫非孩子是

死的了？”稳婆道：“有福的姑娘是不肯哭的。”尧举始诧梦兆之异，双手抚起盆来，映着那纸窗上微微的返照日光看时，遍身如玉琢成的一个女孩子。就取送生娘娘梦中之言，乳名叫做赛儿，将预备下的襁褓裹定，安置在床上，赏发稳婆自去。

却说那邻里中于赛儿降生时，多见有五彩云霞数片，自东飞向唐家屋上。虚微霄霭之间，一派天乐声音，从风飘扬。众毕骇异，都道唐孝廉家生的孩子，必是个大有福气的。三三两两，传播得通邑皆知。于是众邻里斗出公分，牵羊担酒，齐至孝廉家奉贺。尧举道：“不过是个女孩儿，何敢当高邻厚赐？”为首的是个老人家，笑嘻嘻道：“孝廉公的令爱，是位仙女，老天因你家积德，特地送下来的。前日彩云仙乐声音，谁不听见？我老汉活了八十多岁，从不曾见此奇事。将来做一品夫人，是不消说的。”尧举又着实谦了几句，众邻一茶而退。尧举入内，与夫人说道：“古礼：生儿三日，作汤饼会，邀请亲族。今邻里中先来称贺，我心不安，要备酒筵款请他们，答其美意，再请诸亲族来看看赛儿，何如？”夫人道：“是必该做的。”随遣老仆买了鸡肉果品等物，发帖先请邻里。

到明日午后，诸邻自己约齐，前来赴席。内有一瞽者，姓岳，是孝廉的远邻。因他常常夸口说不但算命，且能算天，人呼之为岳怪，然报断吉凶晴雨，颇有应验，遂自号曰半仙。众人公揖罢，次序坐定。岳怪先开口道：“瞎子今日要看看唐老先生令爱的八字了。”诸邻齐声和道：“正要看你这位半仙说得是也不是。若算不着，我们公罚冷酒一大碗。”尧举道：“只是不诚，何敢相烦？”遂把赛儿的生辰说了。岳怪口中暗念，指上轮推，忽立起来大声嚷道：“这个八字算不出的。当日关老爷是戊午年、戊午月、戊午日、戊午时建生，做了千古的大圣贤、大豪杰。今令爱是乙酉年、乙酉月、乙酉日、乙酉时诞生，难道也可以做得关老爷的事业么？命太奇了，待我回家细细推详来罢。”众中有嘲笑他的，说：“半仙算不出命，原请坐下，立客难打发哩。”岳怪焦躁，低着头，又再四轮推过，掬着嘴道：“列位有所不知，譬如是个皇后皇妃，或一品夫人之命，那样格局就容易算了。今这八字，一派是金，犹之乎关老爷八字，一派是火。五

行之气要相平的,若全然是火,便要锻炼天下,全然是金,便要肃杀天下。况太阴星为命主,又属金,二十一岁至四十岁,又行金行,看来要掌大兵权的。若说显贵,比皇后还胜几分。若要知道何等显贵,掌何等兵权,不但半仙算不出,就是活神仙也算不出的。”尧举道:“这等说起来是个怪命,到是家门之不幸了。”众人解说道:“总是遇着个怪先生,就把令爱的贵命算来也像是怪的了。”岳怪道:“我何曾说个怪命呢?”说话间,酒席摆上,大家畅饮尽醉。临行,岳怪又向孝廉道:“可惜我瞎子年纪多了,到令爱贵显时候,不知能看得见看不见哩。”一人道:“你是半仙,为何连自己的寿数也不知?”一人道:“岳先生原做得半个仙人,所以过去一半的年纪知道,未来的一半年纪就不知道了。”众皆大笑而别。

到次日众亲戚来,是尧举的寡婶母,与同曾祖的哥哥、弟弟,并三个侄儿,再有黄夫人之弟与弟妇,并小姨、姨夫,一共十来人。黄夫人因有叔婆是长亲,勉力起迎。各相见毕,又抱赛儿与众亲观看。人人抚弄一番,不笑不啼,绝无声息,都疑是个哑巴。举举瞧科,便向众亲戚道:“昨日岳怪在酒筵上,说有可骇的话,如此如此,这是传不得出去的。我如今要说是个哑巴,解解人的疑惑。”众亲都道:“此说极是。”孝廉道:“这要烦我至亲播扬开去,方信是真。”齐应道:“这个自然。”是晚宴罢各散。

俗语云:“朝生三千,暮死八百。”就有济宁州林恭政家,也在本月十五日,先于卯刻时候生下个儿子。因有两个哥儿在前,排行叫做三公子,取名曰有芳。有芳生而中指有纹,宛然一羿字,人不知为后羿转世也。稽之《通鉴》,羿善射,当帝尧时,十日并出,羿援弓射之,陨其九乌。后历二百四十余年,逐夏后相而自立为帝。又《列仙传》:羿得不列之药于西王母,其爱妃嫦娥窃而吞之,飞入月中。后羿思念不置,于是广求美女,充于后宫,荒淫无度,至于废弃国政,遂为其臣下寒浞所杀。上帝以其射日获罪于天,而且篡弑夏后,又造有淫孽,罚入冥司定罪,永远不赦。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,每到五百年小劫之期,必亲向地狱勘问一番,稍可原情者,悉予矜宥,犹之乎人间朝审有矜疑减等诸条,总是超度鬼囚之意。后羿沉

沦日久,值菩萨降临,他就自诉:“平生好道,曾承王母赐药。虽射九日,乃是帝尧之命。弑夏后相,亦是我命数该做帝王,且我亦为臣下所弑,也可准折得过。因何不许再转人世?望菩萨超生则个。”菩萨听他供词,在可矜之内,因令冥曹查案。冥曹覆道:“是上帝罚下。因他淫杀之根太重,恐至流毒人世,所以不许转轮。若论他的因果,尚与爱妃嫦娥还有半年姻缘未尽,与其宠臣季艾又有十万债负未了。须奏明上帝,方可宽他。”菩萨道:“既如此,也是他数合当然。嫦娥近须下界,季艾又转宦途,可着他投入季艾家中,完此债负。将来与嫦娥仍为夫妇,完此姻缘。待我启知上帝就是了。”所以后羿在鬼道,已历数千年,才得再生人世。其父林参政,即六世以前之季艾也。

看书者要知道内典上因果二字,近只在三生以内讲,远则历数十劫以前、百千劫以后,总不能脱却二字之根。此二字,包罗天地,统括古今,亿态万状,莫可名指。人生于五伦、三党、九族之间,往往生出事情,各有前因,非出偶然。今只就男女一事言之。譬如男女钟情而死,他生必为夫妇,始终恩爱。或男负情于女,或女负情于男,他生亦必借为夫妇,以偿其孽报。钟情,因也。恩与孽报,果也。他生不遇,又俟来生,必至相遇完其果报而后已。在本人受报者,不自知其有因也。若只就此生数十年内,而欲就事论事,无异于坐井观天,不知天之大矣。《洞冥记》载:唐玄宗追思太真,感悼不止,命术士御气求之。上天下地,十洲三岛,靡所不届,绝无影响。直至海外一山,见有瑶阙琼楼,珠宫琪树,隐隐然闻鸾吟凤啸之声。阙下颜额曰“玉妃仙院”。方士前叩朱扉,有女童出问,说是上皇处遣来者。女童报与玉妃,此玉妃即太真也,许令引见。太真问上皇安否,亲授与方士折钗半股、钿盒半枚。且言:七月七日曾与上皇对双星发愿,生生世世为夫妇,只此一念,不能久居此山,且得与上皇他生再会也。大抵玄宗、太真夫妇之缘,已是尽的了,而两人之爱根未断,即谓之因。如播种在地,少不得要生苗结果。况羿与嫦娥夫妇之缘,犹有未尽者乎!虽嫦娥已证仙道,情缘久灭,此番

下界，原是为着劫数，其如尚有所负于后羿，而羿之爱根，又是历劫难泯的。今适同生于世，则月下老人之赤绳，早为系定两足矣。不要说半年夫妻，也要清偿，就是片刻姻缘，终须完结。谚云：“露水夫妻，也是前缘分定。”斯言信然。于此当下一断语曰：“若嫦娥未尝下降为赛儿，则林三公子自非后羿；若赛儿是嫦娥降世，则后羿定为林三公子无疑也。”且看下回分解。